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伊斯兰教

民族出版社

3
17

类号	92.3
登记号	9117

号派，2049(1)000

伊 斯 蘭 教

耶·阿·別利亞耶夫著 陈寿朋 譯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平東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1959年1月北京第一版 1959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公厘1/32 8千字 印張 6/16 印數：1—8,000册

統一書号：3049·60

定 价：五分

商 標 免 符

伊 斯 蘭 教

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語源出于阿拉伯，即恭順之意)也称穆苏里曼，为七世紀初发生于阿拉伯的一种宗教。其后，由于阿拉伯的侵略而傳播于前亚、中亚、北非及西南歐。现在，伊斯兰教流傳于近东、中东、北非、东南亚諸国和远东諸国的部分地区。伊斯兰教有如其他宗教一样，經常起着反动的作用，是剝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并且也是外国殖民者用来奴役东方人民的武器。

伊 斯 兰 教 的 起 源

伊斯兰教的发生，促使阿拉伯形成阶级社会。六世紀时，阿拉伯居民中已存在着游牧民(沙漠中的牧人)、定居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当时阿拉伯已处于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过程中。作为原始公社关系瓦解阶段特征的經濟上的与社会上的矛盾，在麦加城(西阿拉伯希扎茲省)达到很大的发展。当时这个城市的主要居民是古来氏部落。麦加城居民中财产不平等的发展，使当地氏族贵族的权利与势力加强起来。氏族贵族和部族进行大规模的商队貿易(特别是奴隶买卖)，并使麦加居民及其附近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处于經常負債的隶属地位，他們占有奴隶，綠洲中的畜群与土地归他們所有。此外，麦加氏族贵族还掌握着麦加克尔白寺的祭司職权。經濟上依賴麦加的阿拉伯諸部落每年要来克尔白寺朝覲(参拜圣地)，在朝覲

时便与麦加居民进行貿易。至于西阿拉伯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性質这一問題，苏联学者中还没有一致的意見。有些学者認為六世紀在麦加、麦地那及其它各地，在崩潰了的原始公社制度中已形成奴隶制結構；另外一些学者認為这一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

由于阶级社会的形成，阿拉伯各地方部落中的經濟与社会危机也随之增长起来，伊斯兰教的产生就是这种危机的反映。当时伊斯兰教的使命就是要証明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并确立剝削制度。氏族贵族企图用侵占新領土的办法来避免危机；而为着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統一所有的阿拉伯部落。伊斯兰教及其严格的一神論反映了这种統一的傾向。在以伊斯兰教形态出現的新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于阿比西尼亚人和波斯人在南阿拉伯建立了国家，便使麦加的过境貿易迅速衰落下来。这种衰落，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对于伊斯兰教的产生給予了推动作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88頁）。由于麦加过境貿易的衰微，麦加商人和高利貸者加强了对游牧部落的压迫。

阿拉伯各部落的原始宗教观念以及基督教、犹太教和拜火教，都对伊斯兰教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的主要經典为古兰經，它闡述了初期伊斯兰教的教义、礼拜和教律。初期伊斯兰教的历史，通常是按照类似古兰經中章节的划分而分为麦加和麦地那时期。在麦加章中，安拉（穆斯林的上帝）預言“世界末日”、“末审日”即将来到，并用地獄的苦难来威吓那些不承認安拉是主宰一切的統治者的倔强的人，它应許那些順从和有耐性的人死后上天堂享福。在麦加章中，把奴隶制度和财产不平等等现象解釋为是由万能的安拉定下来的，因此，不应有任何变更。某些伊斯兰教的拥护者認為初期的伊斯

兰教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并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似乎是一个革命者和社会改革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伊斯兰教的真正本质。古兰经坚决地和始终一贯地拥护奴隶制度（认为这是安拉定下来的）、剥削制度，人们财产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制度，并为这些制度进行辩护，这便是上述一些捏造的事实最好的反駁。

在麦加，伊斯兰教的传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古来氏贵族敌视新的宗教，害怕由于伊斯兰教的发展，引起克尔白寺里祭儀的廢除，因为这种祭儀关系着麦加居民和阿拉伯各部落間的貿易。根据阿拉伯人傳說，622年穆罕默德及其为数不多的一些信徒迁移到麦地那去（即穆罕默德之逃亡）。在这个农业綠洲区域内，伊斯兰教很迅速地在两个阿拉伯部落中获得了传播，三个所謂犹太人部落（大概是信仰犹太教的阿拉伯人）被赶出麦地那，一部分人被屠杀，他們的土地及住宅便轉入穆斯林手中。以穆罕默德为首的麦地那穆斯林与麦加居民进行了武装斗争，到630年以和解而告終，并签订了協議。根据協議，麦加居民接受伊斯兰教，并在穆斯林公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穆罕默德的信徒則承認麦加城为圣地，克尔白寺为首要的圣殿，并规定要到这里来朝覲和保存克尔白寺中昔日对神物——“黑石”的祭儀。穆斯林公社在麦地那时期已經形成，并成为建立阿拉伯国家的核心。穆斯林公社所团结起来的人们，是根据他們是否信仰新宗教，根本不同于原先已經存在过的一些氏族組織，因为那些氏族組織主要是以血統为标志而联合起来的人们。古兰经麦地那章是在已經形成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規定了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些章中特别注意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私有者权利的保护。恩格斯曾写道：“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应东方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的一种宗教，这就是說，一方面适应于

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又适应沙漠中的游牧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部分，第410页，脚注)。

古兰经教导说，每一个穆斯林必须相信唯一的神——安拉，并应承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古兰经把人们描写成为绝对的“安拉的奴隶”，他们必须顺从和忍耐，并一定要服从安拉和他的“使者”以及一切有权力的人。每一个穆斯林都一定要举行宗教仪式，其主要目的是要养成教徒们在安拉面前感觉到自己孤立无援，并且需要依赖它。每一个穆斯林，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必须做礼拜，在穆斯林旧历整个九月（莱买祖哇乃月）内厉行斋戒，到麦加朝觐，并按照自己谷物的收获量、牲畜的孳生数目和商业的利润率缴纳天课。古兰经多方劝告并讚许进行圣战——反对不信教者的“神圣战争”，其目的就在于传播伊斯兰教。

封建时期的伊斯兰教

七、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外高加索、中亚细亚、埃及、北非、比烈涅斯基半岛和印度北部。在“圣战”的旗帜下，阿拉伯侵略者在几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用火与剑在被奴役的人民中传播伊斯兰教。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形成一个广大的国家——哈里发王朝。在哈里发王朝中，伊斯兰教成为国教。在这个国家里，谁不信仰伊斯兰教，就要缴纳很重的所谓人头税。在哈里发王朝中，征服者阿拉伯人受到了生活在封建制度条件下的被征服者人民的强烈影响。这样，伊斯兰教在封建的哈里发王朝中便开始转变成为“世界宗教”之一了。恩格斯曾写道：“仅就到現在还存在的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伴随着伟大

的历史转变，也产生了宗教的转变”（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1年俄文版，27页）。在封建关系有了发展的条件之下的哈里发王朝中，伊斯兰教所表现于古兰经上的最初形式已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利益了，因此在古兰经的补充中出现了伊斯兰教“圣训”——“逊那”。“逊那”是由很多哈迪斯汇编成的，是一部记叙穆罕默德言行的书。“逊那”象古兰经一样，为阶级制度和剥削制度进行辩护，并核准了一些伊斯兰教在早期封建社会条件下所发展起来而表现在教义、礼拜、仪式方面的新东西，其中包括穆斯林所摹倣来的和从被征服的人民中接受来的宗教信仰、教律与习惯等一切外来的东西。在古兰经和“逊那”的基础上还制订了宗教生活法典——“沙里阿特”，这是穆斯林封建时期的教律法典。这种教律用许多琐碎的指示来协调穆斯林各方面的生活。在伊斯兰教创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穆斯林传教士认为只有古兰经与“逊那”才是信仰的根源和生活的指南。这种不可改变的教义乃是一种预先决定的学说；根据教义的说法，任何人的行动都是安拉预先决定的。

各种倾向和宗派斗争可作为伊斯兰教历史的特征。早在伊斯兰教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它就分裂成为两个主要的派别——逊那派和什叶派。这两个教派的产生是由于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和信徒中为着争取政权与势力的内訌而引起的。逊那派是伊斯兰教主要的“正统”派。这一派的继承者根据古兰经与“逊那”建立了自己的学说，承认哈里发为宗教领袖。哈里发最初被看作是穆罕默德的代理人，然后又被看作是安拉在世上的代理人。什叶派主要是在波斯发展起来的。这一派把古兰经加以特别的注解，拿自己的神圣传说来代替“逊那”，不承认逊那派的哈里发，认为自己的十二代伊麻目是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

而与逊那派对立。这一教派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不露真面的伊麻木——被认为是一个见不到的什叶派教徒领袖。什叶派教徒一直期待着他的第二次降临。

无论在逊那派或什叶派中都产生了各种支派。这些支派有时微弱无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阶级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抗议，有时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各集团间的斗争。哈里治派是伊斯兰教逊那派中产生最早、势力最大的一个支派，并于七、八世纪领导过哈里发王朝农民和平民的反封建运动。伊斯马伊尔派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发生在八世纪，曾依靠过农民的反封建运动，但其领导权为封建主所掌握。开始于九世纪末叶的卡尔马特运动，反封建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显著。

九世纪初，由于阶级矛盾愈益加深，哈里发王朝需要用更巧妙的方法来影响劳动群众，这时，在伊斯兰教中出现了唯理派。穆塔兹尔派是唯理派的早期代表。九、十世纪，正统的伊斯兰神学（可拉穆）已经奠定了基础。安查里（874——935年）是这一学派的创始者，他及其信徒企图把宿命论和自由意志的学说协调起来，想竭力感化教徒，使之相信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安拉决定的，但人们具有能力“达到”自己的行动，因此人们在安拉面前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十、十一世纪，在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圣徒”崇拜、修道者、神秘主义，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圣徒”崇拜表现在：拜谒“圣徒”坟墓，在墓旁祷告、举行宗教仪式、献礼等，而实际上这些礼品全为传教士所得。崇拜的对象，有如伊斯兰教未出现之前的时期一样，是一些和“圣徒”名字有关的石块、树木、泉源和井水等。

在这一时期中，封建剥削的加重，镇压反封建起义以及封建主间的战争等苦难都落在人民群众的肩上，因此，就为伊斯

兰教中傳播神秘主义及与其有关的禁慾主义創造了良好的基础。表现为伊斯兰教中神秘主义与禁慾主义派——苏飞主义——的是杰尔維斯（伊斯兰教修道者），他們在十一世紀結成了兄弟会，以后又組成为苏飞派的教团。苏飞派在最初一个时期曾帶有反对伊斯兰教“正統”派的性質。教徒們曾責难苏飞派信徒为无信者，宣布他們是邪教徒，而且当时的政府也曾通緝过他們，因此，苏飞派的教义在人民群众中傳播甚广，其教徒也得到人民的敬重，認為他們是有威望的人。但苏飞派及其背弃和平、克制和不反抗的教义，很容易被利用作为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中世紀一个很有威望的伊斯兰神学者加查理（死于1111年）便将神秘主义与禁慾主义的苏飞派地位合法化了，并将这种教义并入“正統”的伊斯兰教系統中去。

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于十六世紀并吞了阿拉伯諸国，因此，穆斯林中的統治地位已由阿拉伯人手中轉入土耳其人手中。攫取哈里发称号較晚的土耳其苏丹以及波斯国王，都曾利用伊斯兰教来辯护自己的侵略政策；来神圣化剝削被压迫人民的事情。“波斯和土耳其压迫者們，曾利用伊斯兰教进行特別殘暴的反对高加索人民、反对斯拉夫人民和反对俄国的战争，侵占了外高加索、格魯吉亞及阿尔明尼亞的土地，大量地毁灭了历史古迹与文化珍品，成千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惨遭屠杀或淪为奴隶。土耳其和波斯侵略者們，把所有这些暴行都掩飾在为宗教而斗争的旗幟之下”（巴吉洛夫：《論狂信派运动与沙米尔的性質問題》，1950年俄文版，第6頁）。

資本主义时期的伊斯兰教

由于歐洲資本侵入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些国家便遭

到了殖民奴役，同时，资本主义关系也有了萌芽，因此在伊斯兰教中产生了各种倾向和派别。这些派别的信徒企图使伊斯兰教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便将伊斯兰教保存下来当作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派别的创始者和拥护者便是资产阶级、自由地主，以及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

东方各国人民群众在伊斯兰教的口号下和封建主及伊斯兰传教士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欧洲殖民者的斗争，是以人民群众的失败、上层封建阿訇们的胜利、以及他们和殖民者的勾结而告终的。

伊斯兰教曾被外国殖民者所利用，首先被英国殖民者利用来奴役东方各国人民，并反对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殖民者不仅利用伊斯兰教来组织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中间骨肉残杀的战争，而且利用伊斯兰教来与自己的竞争者，首先是与俄国进行斗争。英国和苏丹土耳其一起，特别广泛地利用着伊斯兰教。穆立德派（以消灭基督教为目的的狂信的伊斯兰教派之一——译者注）是伊斯兰教中最反动黠武的一派，把宗教上的偏执引向极端。这种偏执特别表现在反对“非教徒”的“圣战”思想中。十九世纪，在圣战的口号下，英、土走狗沙米尔进行了反对俄国的掠夺战争。

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东方各国中，泛伊斯兰主义获得了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宗教政治学说，鼓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西方基督教的进攻”而斗争。泛伊斯兰主义，按照列宁的定义，是企图“把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结合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31卷；第127页）。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目的，乃是用宗教的共同性来暗中替换阶级矛盾并保存封建关系。

近代的伊斯兰教

偉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伊斯兰教曾被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利用来反对苏维埃国家。例如：1919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发动和指示，在北高加索曾建立了“爱米拉特”（伊斯兰教国家——译者注），并派了一个“塞赫”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領。

“塞赫”声称他的意图是要根据伊斯兰宗教法典的指示来管理该地区。在土耳其斯坦，作为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伊斯兰傳教士，曾要求依照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典来管理那些地方，并在保护伊斯兰教及其宗教法典的幌子下組織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剝削階級殘余曾竭力企图利用伊斯兰教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这些階級走狗的伊斯兰傳教士曾进行了反对苏维埃家庭与婚姻法的斗争，反对妇女解放，维护伊斯兰教妇女蒙戴面纱和穿长衫的习惯，并进行了恐怖行动。在苏联，伊斯兰教流行的各地方特別积极利用古兰經与宗教法典来进行反对工业化与集体化的斗争。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及剝削階級的消灭，伊斯兰教的社会根源有如其他所有各种宗教的社会根源一样也被消灭了。在苏联，伊斯兰教的存在，仅仅作为一种剝削階級社会意識形态的殘余。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一样）在苏联享有做宗教礼拜与宗教儀式的自由。

在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国（土耳其、伊朗等等），伊斯兰教乃是国教，伊斯兰教仍为当地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之一。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伊斯兰教，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革命运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对信仰伊斯兰教各国的

和平运动（例如：在印度英国人煽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間的仇視；英美建立“伊斯兰教斯坦”的計劃，即把那些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建立成为集团或联盟的計劃等等）。

参 考 書 目

馬克思：“宣言——穆斯林与基督教徒”，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莫斯科，1935年。

馬克思：“1853年6月2日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莫斯科，1948年。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約在1853年5月24日），載上书。

恩格斯：“1853年6月6日給馬克思的信”，載上书。

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部分，莫斯科，1936年，第410頁。

穆·德·巴吉洛夫：《論狂信派运动与沙米尔的性質問題》，莫斯科，1950年。

弗·弗·巴尔道理德：《伊斯兰教》，彼得格勒，1918年。

弗·弗·巴尔道理德：《伊斯兰教的文化》，彼得格勒，1918年。

弗·弗·巴尔道理德：《伊斯兰教世界》，彼得格勒，1922年。

阿·耶·克雷米斯基：《伊斯兰教的历史》，第1、2部分，第2版，莫斯科，1904年，第3部分，莫斯科，1912年。

勒·依·克里莫維奇：《沙皇俄国伊斯兰教概况》，莫斯科，1936年。

勒·依·克里莫維奇：《古兰經內容》，第2版，莫斯科，1930年。

恩·阿·斯米尔諾夫：《現代的伊斯兰教》，第2版，莫斯科，

1930年。

恩·阿·斯米尔諾夫：《伊斯兰教的宗派主义》，莫斯科，1930年。

耶·阿·別利亞耶夫：《伊斯兰教的起源》，选集，第1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

伊·戈尔德齐爱尔：《关于伊斯兰教的演讲》，译自德文，圣彼得堡，1912年。

伊·戈尔德齐爱尔：《伊斯兰教》，译自德文，圣彼得堡，1911年。

伊·戈尔德齐爱尔：《伊斯兰教对圣徒的崇拜》（穆罕默德的手稿），译自德文，莫斯科，1938年。

阿·穆莱尔：《伊斯兰教从创立到现代的历史》，译自德文，1—4卷，圣彼得堡，1895—97年。

篇名：伊斯兰教 (Ислам)

著者：耶·阿·別利亞耶夫 (Е.А.Беляев)

译者：陈有闳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十八卷